

喻世明言



第十五卷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

倦壓鰲頭請左符，笑尋鰲尾為西湖。

二三賢守去非遠，六一清風今不孤。

四海共知霜鬢滿，重陽曾插菊花無？

聚星堂上誰先到？欲傍金尊倒玉壺。

這一首詩，乃宋朝士大夫劉季孫寄蘇子瞻自翰苑出守杭州詩。元來東坡先生蘇學士凡兩次到杭州：先一次，神宗皇帝熙寧二年，通判杭州；第二次，元祐年中，知杭州軍州事。所以臨安府多有東坡古迹詩句。後來南渡過江，文章之士極多。惟有洪內翰才名，可繼東坡之作。洪內翰曾編了《夷堅》三十二志，有一代之史才。在孝宗朝，聖眷甚隆。因在禁林，乞守外郡，累次上章，聖上方允，得知越州紹興府。是時淳熙年上，到任時遇春天，有首回文詩，做得極好，乃詩人熊元素所作。詩云：

融融日暖乍晴天，駿馬雕鞍綉轡聯。

風細落花紅襯地，雨微垂柳綠拖烟。

茸鋪草色春江曲，雪剪花梢玉砌前。
同恨此時良會罕，空飛巧燕舞翩翩。

若倒轉念時，又是一首好詩：

翩翩舞燕巧飛空，罕會良時此恨同。

前砌玉梢花剪雪，曲江春色草鋪茸。

烟拖綠柳垂微雨，地襯紅花落細風。

聯轡綉鞍雕馬駿，天晴乍暖日融融。

這洪內翰遂安排筵席于鎮越堂上，請衆官宴會。那四司六局祇應供過的人，都在堂下，甚次第。當日果獻時新，食烹異味。酒至三杯，衆妓中有一妓，姓王名英。這王英以纖纖春笋柔荑，捧着一管纏金絲龍笛，當筵品弄一曲。吹得清音嘹唳，美韵悠揚，衆官聽之大喜。這洪內翰令左右取文房四寶來，諸妓女供侍于面前，對衆官乘興，一時文不加點，掃一隻詞，喚做《虞美人》。詞云：

忽聞碧玉樓頭笛，聲透晴空碧。官、商、角、羽任西東，映我奇觀驚起碧潭龍。數聲嗚咽青霄去，不捨《梁州序》。穿雲

裂石響無踪，驚動梅花初謝玉玲瓏。

洪內翰珠璣滿腹，錦綉盈腸，一隻曲兒，有甚難處？做了呈衆官，衆官看罷，皆喜道：『語意清新，果是佳作。』

方纔誇羨不已，只見一個官員，在衆中呵呵大笑，言曰：『學士作此龍笛詞，雖然奇妙，此詞八句，偷了古人作的雜詩詞中各一句也。』洪內翰看那官人，乃孔通判諱德明。洪內翰大驚道：『孔文既知如此，可望見教否？』孔通判乃就筵上，從頭一一解之。

第一句道：『忽聞碧玉樓頭笛。』偷了張紫微作《道隱》詩中第四句。詩道：

試問清軒可瞰青，霜天孤月照蓬瀛。

廣寒宮裏琴三弄，碧玉樓頭笛一聲。

金井轆轤秋水冷，石床茅舍暮雲清。

夜來忽作瑤池夢，十二闌干獨步行。

第二句道：『聲透晴空碧。』偷了駱解元作《王嬌姿唱詞》中第三句。詩道：

謝氏筵中聞雅唱，何人隔幕在簾帷？

一聲點破晴空碧，遏住行雲不敢飛。

第三句道：『宮、商、角、羽任西東。』偷了曹仙姑作《風響》詩中第二句。詩道：

碾玉懸絲挂碧空，宮、商、角、羽任西東。

依稀似曲纔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

第四句道：『映我奇觀驚起碧潭龍。』偷了東坡作《櫓》詩中第三、第四句。詩道：

伊軋江心激箭衝，天涯無際去無踪。

遙遙映我奇觀處，料應驚起碧潭龍。

過處第五句道：『數聲嗚咽青霄去。』偷了朱淑真作《雁》詩中第四句。詩道：

傷懷遣我腸千縷，征雁南來無定據。

嘹嘹嚦嚦自孤飛，數聲嗚咽青霄去。

第六句道：『不捨《梁州序》。』偷了秦少游作《歌舞》詩中第四句。詩道：

纖腰如舞態，歌韻如鶯語。

似錦罩廳前，不捨《梁州序》。

第七句道：『穿雲裂石響無踪。』偷了劉兩府作《水底火炮》詩中第三句。詩道：

一激轟然如霹靂，萬波鼓動魚龍息。

穿雲裂石響無踪，却虜驅邪歸正直。

臨了第八句道：『驚動梅花初謝玉玲瓏。』偷了士人劉改之來謁見婺州陳侍郎作《元宵望江南》詞中第四句。詞道：

元宵景，天氣正融融。柳綫正垂金落索，梅花初謝玉玲瓏，明月映高空。賢太守，歡樂與民同。簫鼓聒殘燈火市，輪蹄

踏破廣寒宮，良夜莫匆匆。

孔通判從頭解說罷，洪內翰大喜。衆官稱嘆道：『奇哉！奇哉！』洪內翰教左右別辦一勸，勸罷，與孔通判道：『適間門下解說得甚妙，甚妙！欲求公作《龍笛》詞一首，永為珍賜。』孔通判相謝罷，遂作一詞，喚做《水調歌頭》。詞云：

玉人揜皓腕，纖手映朱唇。龍吟越調孤噴，清濁最堪聽。欲度寧王一曲，莫學桓伊三弄，聽答兀中丁。憶昔知音客，鑒別在柯亭。至更深，宜月朗，稱疏星。天高氣爽，霜重水綠與

山青。幸遇良宵佳景，轟起一聲蘄州，耳畔覺泠泠。裂石穿雲去，萬鬼盡潛形。

兀的正是：

高才得見高才客，不枉留傳紀好音。

說話的，你因甚的，頭回說這『八難龍笛詞』？自家今日不說別的，說兩個客人將一對龍笛蘄材，來東峰東岱嶽燒獻。只因燒這蘄材，却教鄭州奉寧軍一個上廳行首，有分做兩國夫人，嫁一個好漢，後來為當朝四鎮令公，名標青史，直到如今，做幾回花錦似話說。這未發迹的好漢，却姓甚名誰？怎地發迹變泰？直教：

縱橫宇宙三千里，威鎮華夷四百州。

有一詩單道五代興亡，詩云：

自從唐季墜朝綱，天下生靈被擾攘。

社稷安危懸卒伍，朝廷輕重繫藩方。

深冬寒木固不脫，未旦小星猶有光。

五十三年更五姓，始知迅掃待真王。

却說是五代唐朝裏，有兩個客人：王一太，王二太；乃兄弟兩

人。獲得一對蘄州出的龍笛材，不曾開成笛，天生奇異，根似龍頭之狀，世所無者。特地將來兗州奉符縣東峰東岱嶽殿下火池內燒獻。燒罷，聖帝賜與炳靈公。炳靈公遂令康、張二聖前去鄭州奉寧軍，喚開笛閻招亮來。康、張二聖領命，即時到鄭州，變做兩個凡人，徑來見閻招亮。這閻招亮正在門前開笛，只見兩個人來相揖。作揖罷，道：『一個官員，有兩管龍笛蘄材，欲請待詔便去開則個。這官員急性，開畢重重酬謝，便等同去。』閻招亮即時收拾了作仗，廝趕二人來。頃刻間，到一個所在。閻招亮抬頭看時，只見牌上寫道：『東峰東岱嶽。』但見：

群山之祖，五嶽為尊。上有三十八盤，中有七十二司。水簾映日，天柱插空。九間大殿，瑞光罩碧瓦凝烟。四面高峰，偃仰見金龍吐霧。竹林寺有影無形，看日山藏真隱聖。

閻招亮理會不下，康、張二聖相引去，參拜了炳靈公。將至一閣子內，已安蘄材在卓上，教閻招亮就此開笛。分付道：『此乃陰間，汝不可遠去；倘行遠失路，難以回歸。』分付畢，二聖自去。招亮片時，開成龍笛，吹其聲，清幽可愛。等半晌，不見康、張二聖來。招亮默思量起：『既到此間，不去看些所在，也須可惜。』遂出閣子來，行不甚遠，見一

座殿宇。招亮走至廊下，聽得靜鞭聲急，遂去窗縫裏偷眼看時，只見：

蝦鬚簾捲，雉尾扇開。冕旒升殿，一人端拱坐中間；簪笏隨朝，衆聖趨躡分左右。金鐘響動，玉磬聲頻。悠揚天樂五雲間，引領百神朝聖帝。

聖帝降輦升殿，衆神起居畢，傳聖旨，押過公事來。只見一個漢，項戴長枷，臂連雙杻，推將來。閻招亮肚裏道：『這個漢，好面熟！』一時間急省不起他是兀誰。再傳聖旨，令押去換銅膽鐵心，却令回陽世，為四鎮令公；告戒切勿妄殺人命。招亮聽得，大驚。忽然一鬼吏喝道：『凡夫怎得在此偷看公事？』當時閻招亮聽得鬼吏叫，心慌走回來開笛處。閻子裏坐地。良久之間，康、張二聖來那閻子裏來，見開笛了，同招亮將龍笛來呈。吹其笛，聲清韻長。炳靈公大喜，道：『教汝福上加福，壽上加壽。』招亮告曰：『不願加其福壽，招亮有一親妹閻越英，見為娼妓。但求越英脫離風塵，早得從良，實所願也。』炳靈公道：『汝有此心，乃凡夫中賢人也，當令汝妹嫁一四鎮令公。』招亮拜謝畢，康、張二聖送歸。行至山半路高險之處，指招亮看一去處，正看裏，被康、張二聖用手打一推，擲將下峭壁岩崖裏去。閻待詔吃一驚，猛閃開眼，却在

屋裏床上，渾家和兒女都在身邊。問那渾家道：『做甚的你們都守着
我眼淚出？』渾家道：『你前日在門前正做生活裏，驀然倒地，便死
去。摸你心頭時，有些溫，扛你在床上兩日。你去下世做甚的來？』招
亮從康、張二聖來叫他去許多事，一一都說。屋裏人見說，盡皆駭然。
自後過了幾時，沒話說。

時遇冬間，雪降長空。石信道有一首《雪》詩，道得好：

六出飛花夜不收，朝來佳景有宸州。

重重玉宇三千界，一一瓊臺十二樓。

庾嶺寒梅何處放？章臺飛絮幾時休？

還思碧海銀蟾畔，誰駕丹山碧鳳游？

其雪轉大。閻待詔見雪下，當日手冷，不做生活，在門前閑坐地。只見
街上一個大漢過去，閻待詔見了，大驚道：『這個人便是在東嶽換銅
膽鐵心未發迹的四鎮令公，却打門前過去。今日不結識，更待何時？』
不顧大雪，撩衣大步趕將來。不多幾步，趕上這大漢。進一步，叫道：
『官人拜揖。』那大漢却認得閻招亮是開笛的，還個喏，道：『待詔沒甚
事？』閻待詔道：『今日雪下，天色寒冷，見你過去，特趕來相請，同飲

數杯。』便拉入一個酒店裏去。這個大漢，姓史雙名弘肇，表字化元，小字憨兒。開道營長行軍兵。按《五代史》本傳上載道：『鄭州滎澤人也。為人驍勇，走及奔馬。』酒罷，各自歸家。

明日，閻待詔到妹子閻越英家，說道：『我昨日見一個人來，今日特地來和你說。我多時曾死去兩日，東嶽開龍笛，見這個人換了銅膽鐵心，當為四鎮令公，道令你嫁這四鎮令公。我日多時只省不起這個人，昨日忽然見他，我請他吃酒來。』閻越英問道：『是兀誰？』閻招亮接口道：『是那開道營有情的史大漢。』閻越英聽得說是他，好場惡氣：『我元來合當嫁這般人？我不信！』

自後閻待詔見史弘肇，須買酒請他。史大漢數次吃閻待詔酒食，一日路上相撞見，史弘肇遂請閻招亮去酒店裏，也吃了幾多酒共食。閻待詔要還錢，史弘肇那裏肯：『相擾待詔多番，今日特地還席。』閻招亮相別了，先出酒店自去，史弘肇看着量酒道：『我不曾帶錢來，你廝趕我去營裏討還你。』量酒只得隨他去，到營門前，遂分付道：『我今日沒一文，你且去，我明日自送來還你主人。』量酒廝殢道：『歸去吃罵，主人定是不肯。』史大漢道：『主人不肯後，要如何？你會事時，

便去；你若不去，敬你吃頓惡拳。』量酒沒奈何，只得且回。

這史弘肇却走去營門前賣樣糜王公處，說道：『大伯，我欠了店上酒錢，沒得還。你今夜留門，我來偷你鍋子。』王公只當做耍話，歸去和那大姆子說：『世界上不曾見這般好笑，史憨兒今夜要來偷我鍋子，先來說教我留門。』大姆子見說，也笑。當夜二更三點前後，史弘肇真個來推大門，力氣大，推折了門櫳，走入來。兩口老的聽得，大姆子道：『且看他怎地。』史弘肇大驚小怪，走出竈前，掇那鍋子在地上，道：『若還破後，難折還他酒錢。』拿條棒敲得噹噹響。掇將起來，翻轉覆在頭上。不知那鍋底裏有些水，澆了一頭一臉，和身上都濕了。史弘肇那裏顧得乾濕，戴着鍋兒便走。王公大叫：『有賊！』披了衣服，趕將來。地方聽得，也趕將來。史弘肇吃得慌，撇下了鍋子，走入一條巷去躲避。誰知築底巷，却走了死路。鬼慌盤上去人家蕭牆，吃一滑，顛將下去。地方也趕入巷來，見他顛將下去。地方叫道：『閻媽媽，你後門有賊，跳入蕭牆來。』閻行首聽得，教奶子點蠟燭去來看時，却不見那賊，只見一個雪白異獸：

光閃爍渾疑素練，貌猙獰恍似堆銀。遍身毛抖擻九秋霜，一

條尾搖動三尺雪。流星眼爭閃電，巨海口露血盆。

閻行首見了，吃了一驚。定睛再看時，却是史大漢彎跼蹲在東司邊，見了閻行首，失張失志走起來，唱個喏。這閻行首先時見他异相，又曾聽得哥哥閻招亮說道他有分發迹，又道我合當嫁他，當時不叫地方捉將去，倒教他入裏面藏躲。地方等了一餉，不聽得閻行首家裏動靜，想是不在了，各散去訖。閻行首開了前門，放史弘肇出去。

當夜過了。明日飯後，閻行首教人去請哥哥閻待詔來。閻行首道：『哥哥，你前番說，史大漢有分發迹，做四鎮令公，道我合當嫁他。我當時不信你說，昨夜後門叫有賊，跳入蕭牆來。我和奶子點蠟燭去照，只見一隻白大蟲，蹲在地上。我定睛再看時，却是史大漢。我看見他這异相，必竟是個發迹的人。我如今情願嫁他，哥哥，你怎地做個道理，與我說則個？』閻招亮道：『不妨，我只就今日便要說成這頭親。』閻待詔知道史弘肇是個發迹變泰底人，又見妹子又嫁他，肚裏好歡喜，一徑來營裏尋他。史弘肇昨夜不合去偷王公鍋子，日裏先少了酒錢，不敢出門。閻待詔尋個恰好，遂請他出來，和他說道：『有頭好親，我特來與你說。』史弘肇道：『說甚麼親？』閻待詔道：『不是別人，是

我妹子閻行首。他隨身有若干房財，你意下如何？」史弘肇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有三件事，未敢成這頭親。」閻招亮道：「有那三件事？但說不妨。」史弘肇道：「第一，他家財由吾使；第二，我入門後，不許再着人客；第三，我有一個結拜的哥哥，并南來北往的好漢，若來尋我，由我留他飲食宿卧。如依得這三件事，可以成親。」閻招亮道：「既是我妹子嫁你了，是事都由你。」當日說成這頭親，回復了妹子。兩相情願了，料沒甚下財納禮，揀個吉日良時，到做一身新衣服，與史弘肇穿着了，招他歸來成親。

約過了兩個月，忽上司指揮差往孝義店，轉遞軍期文字。史弘肇到那孝義店，過未得一個月，自押鋪已下，皆被他無禮過。只是他身邊有這錢肯使，捨得買酒請人，因此人都讓他。

忽一日，史弘肇去鋪屋裏睡。押鋪道：「我沒興添這廝來高惱人。」正埋冤哩，只見一個人面東背西而來，向前與押鋪唱個喏，問道：「有個史弘肇可在這裏？」押鋪指着道：「見在那裏睡。」只因這個人來尋他，有分教：史弘肇發迹變泰。這來底人姓甚名誰？正是：兩脚無憑寰海內，故人何處不相逢。

這個來尋史弘肇的人，姓郭名威，表字仲文，邢州堯山縣人。排行第一，喚做郭大郎。怎生模樣？

抬左脚，龍盤淺水；抬右脚，鳳舞丹墀。紅光罩頂，紫霧遮身。堯眉舜目，禹背湯肩。除非天子可安排，以下諸侯壓不得。

這郭大郎因在東京不如意，曾撲了潘八娘子釵子。潘八娘子看見他异相，認做兄弟，不教解去官司，倒養在家中。自好了，因去瓦裏看，殺了構欄裏的弟子，連夜逃走。走到鄭州，來投奔他結拜兄弟史弘肇。到那開道營前問人時，教來孝義店相尋。當日史弘肇正在鋪屋下睡着，押鋪遂叫覺他來，道：『有人尋你，等多時。』史弘肇焦躁，走將起來，問：『兀誰來尋我？』郭大郎便向前道：『吾弟久別，且喜安樂。』史弘肇認得是他結拜的哥哥，撲翻身便拜。拜畢，相問動靜了。史弘肇道：『哥哥，你莫向別處去，只在我這鋪屋下，權且宿卧。要錢盤纏，我家裏自討來使。』衆人不敢道他甚的，由他留這郭大郎在鋪屋裏宿卧。郭大郎那裏住得幾日，□□史弘肇無禮上下。兄弟兩人在孝義店上，日逐趁賭，偷鷄盜狗，一味乾顙不美，蒿惱得一村疇人過活不得，沒一個人不嫌，沒一個人不罵。

話分兩頭。却說後唐明宗歸天，閔帝登位。應有內人，盡令出外嫁人。數中有掌印柴夫人，理會得些個風雲氣候，看見旺氣在鄭州界上，遂將帶房奩，望旺氣而來。來到孝義店王婆家安歇了，要尋個貴人。柴夫人住了幾日，看街上往來之人，皆不入眼，看着王婆道：『街上如何直恁地冷靜？』王婆道：『覆夫人，要熱鬧容易。夫人放買市，這經紀人都來趕趁，街上便熱鬧。』夫人道：『婆婆也說得是。』便教王婆四下說教人知：來日柴夫人買市。

郭大郎兄弟兩人聽得說，商量道：『我們何自撰幾錢買酒吃？明朝賣甚的好？』史弘肇道：『只是賣狗肉。問人借個盤子，和架子、砧刀，那裏去偷隻狗子，把來打殺了，煮熟去賣，却不須去上行。』郭大郎道：『只是坊佐人家，沒這狗子；尋常被我們偷去煮吃盡了，近來都不養狗了。』史弘肇道：『村東王保正家，有隻好大狗子，我們便去對付休。』兩個徑來王保正門首，一個引那狗子，一個把條棒，等他出來，要一棒捍殺打將去。王保正看見了，便把三百錢出來道：『且饒我這狗子，一位自去買碗酒吃。』史弘肇道：『王保正，你好不近道理！偌大一隻狗子，怎地只把三百錢出來？須虧我。』郭大郎道：『看老人家

面上，胡亂拿去罷。』兩個連夜又去別處偷得一隻狗子，搥剥乾淨了，煮得稀爛。

明日，史弘肇頂着盤子，郭大郎駝着架子，走來柴夫人幕次前，叫聲：『賣肉。』放下架子，閣那盤子在上。夫人在簾子裏看見郭大郎，肚裏道：『何處不覓？甚處不尋？這貴人却在這裏。』使人從把出盤子來，教簇一盤。郭大郎接了盤子，切那狗肉。王婆正在夫人身邊，道：『覆夫人，這個是狗肉，貴人如何吃得？』夫人道：『買市為名，不成要吃！』教管錢的，支一兩銀子與他。郭大郎兄弟二人接了銀子，唱喏謝了自去。

少間，買市罷。柴夫人看着王婆道：『問婆婆，央你一件事。』王婆道：『甚的事？』夫人道：『先時賣狗肉的兩個漢子，姓甚的？在那裏住？』王婆道：『這兩個最不近道理。切肉的姓郭，頂盤子姓史，都在孝義坊鋪屋下睡卧。不知夫人問他兩個做甚麼？』夫人說：『奴要嫁這一個切肉姓郭的人，就央婆婆做媒，說這頭親則個。』王婆道：『夫人偌大個貴人，怕沒好親得說，如何要嫁這般人？』夫人道：『婆婆莫管，自看見他是個發迹變泰的貴人，婆婆便去說則個。』王婆既見夫人